

英雄

「家燦自殺了，你現在回來。」

我按開訊息，這條醒目的新句子緊接在媽媽上一串情緒化的字眼後面，發送時間顯示它們相隔有兩週之久。

兩週前，是我上一次見到弟弟的時候，他身上幾乎沒有任何尋死的苗頭，那週媽媽剛得知我要轉去讀地理系的決定，和我冷戰了整個週末，最後回學校時是弟弟和我搭車去高鐵站，他煞有其事地穿了件藏藍色長袖襯衫，說要去見一個人。

在公車上我問弟弟：

「你要見女朋友嗎？」

在媽媽這種老古板思維之下，我實在不敢保證未成年談戀愛不會被逐出家門。

「是朋友，不是女生。」

弟弟糾正我。

「去高鐵站見朋友？」

「他今天回學校，跟你搭同一班車。」

「他也是大學生嗎？」

「不是，是老師，他教高中。」

「外縣市的高中老師？你們怎麼認識的？」

「我之前有次競賽是去他們高中的嘛……」

弟弟含糊地應答道，側過身去，似乎是在手機上跟誰對談，我知道繼續問下去不過是自討沒趣，決定識相點，不再開口。

雖然同樣在媽媽鋪天蓋地的混亂情緒中長大，弟弟卻總能興致勃勃，保持

著一種永遠有事情在等待他去完成的熱情，會受到老師重視也不是什麼稀奇事，反觀我在學校的身分一向只有「林家燦的哥哥」，甚至什麼也沒做就會因為兄弟間巨大的落差而害人失望，而弟弟口中的那位「老師朋友」，大概遲早也要面臨這種失望。

幸好我跟那位老師的互動僅止於互相點頭致意，看他摸摸弟弟的頭，誇弟弟又長高了，我藉口上廁所離開繞到遠處去，把這場明顯不屬於我的對談還給他們，等到看見老師跟弟弟揮手道別，我才慢慢踱步回去，弟弟左右張望一會兒，似乎沒看見我，拿起手機看了看就離開了，一邊打字一邊快步往車站出口走去，只留下一條「媽要找我，我先走了，哥你路上注意安全」在我的訊息欄裡。

我從那天起再也沒見到弟弟，也沒見過那位據說跟我在同一班車上、要去往同一個城市的老師。

我沒來得及思考弟弟的死跟那位老師會不會有關係，手機就急著跳出第二條訊息：

「我找不到家燦的遺書，你知不知道他的手機跟電腦密碼？」

弟弟在我面前按過幾次密碼，他總是用同一串密碼，那不是任何一個我熟悉的人的生日，也不是任何一串想得得意義的數字。

「他不想讓你知道」

我最後還是把對話框裡的字刪掉，改成「等我回去再說」，點擊發送。

「你搭晚上的高鐵回來。」

「我去載你。」

媽媽又傳了兩句話，我沒有回，從宿舍衣櫃抽出幾件衣服，再撈出壓在櫃子底層的備用旅行袋，把衣服隨便擠成一團塞進旅行袋時摸到袋子底部有個硬方塊，我握住它從衣服堆的邊緣翻上來，是一台貼著姓名貼的傻瓜相機。姓名貼邊緣微微翻起，字跡早已掉漆模糊，但「林家燦」這三個字即使缺了筆劃也能被我輕易認出。

這是弟弟的相機，是他國中時收到的禮物，自從他開始入手昂貴的單眼相

機和各式鏡頭後，我就再也沒看過這台傻瓜相機，更不知道它為什麼會出現在我的舊旅行袋裡。

「回來之後我有事要問你。」

「你買到票就馬上跟我說你搭幾點的車。」

手機再度跳出提示。

媽媽活在很快的節奏裡，有關她的一切都顯得步步緊逼，我儘量不去想她會在兩個小時後如何盤問我關於弟弟的事情，也不打算點開訊息欄。我把相機放回旅行袋裡，開始用手機預約前往高鐵站的計程車。

梅雨季還沒完全過去，我討厭下雨，如果有得選擇，我絕對不會在雨夜趕路回家，但死亡顯然是一個大於任何選擇的決定。

來的計程車司機是個大叔，我剛關上車門，他就向我搭話：

「弟弟，讀大幾啊？」

「大一」，我回答。

「大一喔？還不太習慣這邊吧？我常常載大一的學生，很多都是出遠門讀書住不習慣的，每次禮拜五就會載到一堆要去高鐵站搭車回家的，現在的小孩子都太嬌貴，也不知道獨立一點，這樣搭高鐵來來去去交通費也是很貴的欸！我說真的吼，小朋友沒賺錢還是要體諒一下爸爸媽媽啦！我十六歲就出來工作……」

「我弟弟死了，我要趕回去家裡處理後事。」

我打斷司機的碎唸。

「喔……喔歹勢啦弟弟，節哀。」

為了避免司機大叔接下來繼續說出「人不能太消極，還是要往前看啦！」之類的話，我在這個沉默的空檔塞上耳機。

音樂軟體跳出播到一半的俄語民謠，是一位俄籍老師在某堂課上推薦的，那是一門講述蘇聯時期政治的通識課，只看出席率不考試，我對枯燥的課程內容沒什麼印象，唯獨記得這首歌——мертвец，一首對話亡者的歌，現在聽倒是

挺應景。

我不曉得弟弟有什麼理由自殺，他比我聰明得多，比我被罵得少，滿滿一櫃子的相機和底片全歸功於他源源不斷的獎學金和競賽獎金，他好像光是站在那兒就離我很遙遠，遠到我除了偶然瞥見的密碼之外，什麼也不曉得。

那台傻瓜相機也許還知道得比我多。

弟弟買到第一台單眼相機後，這個伴他入門的傻瓜朋友就長久地被擱置了，時隔多年居然還能開機，我看了它最後記下的畫面，全是我們家旁邊那條河濱步道沿途的風景，最後一張是從橋上拍的，河流在畫面遠處轉個彎消失了，不知道是拍照當天下著雨還是螢幕已經老舊的緣故，整個畫面隱約泛著霧氣。

「弟弟，到了。」

司機提醒我。

我點頭道謝，把相機塞進外套口袋，匆忙刷卡下車，雨變得比剛才小了，看雨幕寄生在那些有光的地方，我莫名覺得悲哀，弟弟要是知道他死後首先迎來的是不留情面的探究，說不定會感到更加悲哀。

「我是不是真的沒能力教好你們？」

一則令人頭痛的訊息，我不想正面回應，只是買好票拍照發過去，媽媽大概又要從爸爸死後她一個人養兩個孩子有多辛苦開始說起，她跟我們之間永遠都是那些偽裝成愧疚的責難和她自以為是關照的監督，我卻連一句「你給我們的壓力太大了」都懶得說出口。也許我是真的太懶，懶得說些什麼、懶得傷心，懶得像是我才是死掉的那個。

下月台的手扶梯上，站在前面的男生拿著手機在爭辯些什麼，「你有老婆還出來約」、「所以我們現在是什麼關係」等等勁爆的語句穿透音樂傳進耳朵，身後稚嫩的童聲嚷嚷著問什麼是「出來約」，另一個男聲連忙喝止孩子的言語，童聲還不依不饒地問著「為什麼」，我感到視覺和聽覺都無所適從起來，盯著自己的鞋，把耳機聲量調得更大一些，讓鼓點和陌生的語言代替骨骼托住疲憊。

媽媽的訊息還在試圖蓋過歌聲，等我好不容易在自由座車廂找到位置坐下，她恰好在抱怨弟弟連一張字條都沒有留下，絲毫沒有意識到她在七年前偷

看弟弟的日記卻否認那是「偷」的時候，弟弟就再沒打算信任筆墨。

也許我該跟媽媽說請她先去休息，等我回去再說，或者我很累了要在車上睡一會，最後卻只留下一整串已讀的標示，關上訊息通知。耳機裡循環播放的民謠再次響起，略濁的笛聲咬住我的眼皮，我決定真的睡上一覺。

進站廣播響起時，耳機傳來低電量通知，彷彿它對在媽媽車上不能戴耳機的規矩也心知肚明，我睡得並不安穩，拿下耳機時才發現自己的腦袋變得比上車前更加沉重，無聲的訊息在螢幕上疊得厚厚的，最新一條是媽媽說她已經在高鐵站等我。

我從身邊熟睡的乘客身前鑽出去，拖著腳步一路出站，找到熟悉的車，開門的瞬間發現弟弟的手機和筆電已經擱在後座，媽媽用比平時更濃重的鼻音問我能不能幫忙破解密碼，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感覺到前所未有的昏沉，像是腦子裡有什麼正在往內緊縮著。

「你就幫幫忙試一下好不好？我真的很需要知道弟弟的狀況。」

媽媽再次請求。

「有這麼急嗎？」

我揉揉眉心。

「你這什麼態度？你弟弟死得不明不白，你怎麼可以一副無關緊要的樣子？你知道你弟弟死得多痛苦嗎？他是在衣櫃把手上吊的！身上還有一堆被打的傷痕！他寧願去死也不讓我知道任何事情！醫院還誣衊說是什麼性窒息！你這個做哥哥的為什麼可以這麼冷血無情？連幫我找一下真相都不肯？」

媽媽突然溢出的憤怒讓那些躺在手機裡被我視而不見的訊息變得張牙舞爪，我的頭開始痛起來，隨便應付兩句，打開電腦輸入那一串失去主人的數字。

「有什麼重要的你都先存下來，去找找最近幾天的檔案，看看有沒有什麼線索。」

媽媽稍微冷靜下來，逐漸緩和的呼吸像是對於我會乖乖聽話這件事有了把握，又散發著一種超越死亡的偏執，詭異的荒謬感在狹小的空間裡瀰漫，我久

違地恐懼起來，只能裝作若無其事地查看弟弟的電腦桌面，在一眾軟體裡有個資料夾，名稱是「爸爸」，在我記憶中爸爸最後的身影還停留在我上小學之前，這個資料夾裡的檔案數量卻比我對爸爸稀薄的印象還要多太多，鬼使神差一般點進其中某個照片檔，螢幕上赫然出現戴著項圈赤身裸體跪在地上的弟弟和一名手持皮鞭沒有露出臉部的男性，我頓時劇烈地耳鳴起來。

「怎麼了？有找到什麼嗎？」

媽媽的話從前座飄過來，我胡亂回了聲「等等」，抓起弟弟的手機解鎖，發現桌面一角躺著那個總是被調侃為「約砲首選」的同志交友軟體，抱著最後一點可能是自己看錯的僥倖心理點開，版面上立刻跳出許多不堪入目的畫面和字眼，我的眼神繞開那些話，翻開好友列表發現那裡唯一的帳號，頭貼上的男人正是我跟弟弟最後一次見面那天，笑著摸他頭的老師。點進聊天室，兩人的話題停在對未來的期待，一條訊息靜靜躺在末尾：

「好啊，等我上大學就去跟你住」

我沒有繼續往上瀏覽聊天記錄，退出之前我瞥見弟弟給對方的備註——

「爸爸」

關了手機，合上電腦，我深呼吸幾次才安撫好所有感官，車子已經開到亮滿街燈的河濱步道附近，被紅燈攔下，媽媽從後照鏡對上我的眼神，問我怎麼都不說話，我試著要說些什麼，卻滿腦子都是七歲那年被偷看日記後哭得撕心裂肺，站在十二樓窗邊試圖往外爬，被我死死抓住的弟弟，還有歇斯底里大吼著「那種出軌得性病死掉的男人有什麼好想念的？不要再讓我看到你在日記裡寫你爸！」的媽媽。

媽媽是忘了吧？她肯定忘了，被她忘掉的事情太多了。

紅燈剩下二十秒，媽媽轉過頭來，催促我的語氣愈發激烈，嘴裡不時飛出幾滴水濺到我臉上，看著她圓瞪的雙眼，我萌生出想逃走的欲望，我有一種比任何情緒都要強烈的預感——只要回到家裡，我就會被困住一輩子。

身體彷彿替我做了決定，發麻的手指抓起手機電腦、扳開車鎖，推開門往十公尺外的橋邊跑去。

「林家耀你在幹什麼！」

媽媽顧不得車子停在路中央，一邊吼叫一邊跟著下車衝過來。

高跟鞋的腳步混著媽媽沙啞的喊聲重重砸在身後的地面上，我沒有回頭，抱緊電腦和手機翻過橋邊的圍欄往下跳，裝著相機的口袋擦撞到石製圍欄發出聲響，因連續兩天而暴漲的河水翻滾著撲過來，我突然想起很久以前，某個媽媽還沒回家的傍晚，那時弟弟還沒開始寫日記，更沒有學會攝影，我們真正的爸爸也還健健康康地活著，坐在客廳看我們兩兄弟玩耍。我披上毯子、握著塑膠製的短劍和盾牌從沙發一躍而下落到地毯上，弟弟在一旁拍手大笑，一遍遍喊著：

「哥哥，你是大英雄！」